

一之書叢題問際國

# 新中國印象記

譯合 溪步 藹梅 著原雷麥·A·E  
紅滿 非哲



城長的國中——力人

售經總店書風長海上 行發司公書圖華好商美

一之書叢題問際國

# 新中國印象記

著原雷麥·A·E  
譯合非哲 紅滿 藹梅 溪步



上海羣出版社

## 譯序

我們四個人，在短短的三個星期當中，譯完了這本書，似有不能已於言者：

自從史諾先生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移植中土以後，有關中國問題的書籍而出於歐美作家底手筆的，正如雨後的春筍，變成出版市場擁有廣大讀者羣的好賣買了。

中國這個國家的受人重視，在我們，自然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然而，我們所期望的，尙不止於此：第一，我們期望歐美人士對於中國的重視不是「一窩蜂」的狂熱，而須真正了解中國在這個歷史大轉彎中的來踪去跡；第二，我們期望這類「流行書籍」的中國讀者不要給人家牽着鼻子走，自矜其是，反而，對於祖國的現實不能虛心體驗和認識。

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氏寫作奇傳中的人物是不妥的；他們有血有肉，十年來的千錘百鍊，使他們養成一個百屈不撓的靈魂。一言一動，無不根據唯物辯證法而行。爲了組織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線，他們把一切的舊恨新仇，拋之於九霄雲外。安娜·路易士·史特朗女

士在爲自由而戰的中國一書里，就告訴了我們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故事底片段：「當周恩來爲了主張釋放蔣氏而到西安的時候，蔣氏在西安城中懸賞八萬元以購買周氏頭腦的告示還沒有取銷呢」所以，把他們當作奇傳的人物看待，就會忽略他們在實現中培養的性格。

史諾先生在西行漫記中說到：「南京當願把這種關係當作姘上了一個外室」這是一個荒唐透頂的錯誤，國民黨推翻滿清專制及完成第二次北伐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只代表了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至於共產黨的十年鬭爭，以無產階級爲基礎，它對於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及一般羣衆的影響也不可磨滅的，尤其對於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完成，極盡周旋，呼籲及說服的能事，爲人類歷史造成一個大樞紐。若是輕輕地說：「當作姘上了一個外室」豈非惡意的侮蔑！

歷史的進化固屬「水到渠成」，然而舊制度的渣滓，非一朝一夕所能廓清。只看見光明的一面，而把黑暗的一面擱置一旁，不是諱莫如深，就是投鼠忌器。國民黨從「剿共」到再度的「容共」，以至發動對日的全民抗戰，其演進的過程是斑斑可尋的，舊的渣滓然而，

處處成爲阻止前進的「絆腳石」，李服膺的棄守大同，韓復榘的超越畏敵，就是兩個例子。這些仍不失爲進步的象徵，日本抓不住一個中國的「弗郎哥」，在「抗戰第一」的大前提之下，若干浮沈的小醜，不死於國家的典刑，也得受民衆的制裁。

E·A·麥雷是一個新聞記者，他似乎還祇第一次到中國來，歐戰時期曾經出生入死地騁馳於戰場上，擔任新聞報導的工作，以後就在世界政治的縱橫裏體會着，經歷着，發揮出他底卓越的新聞天才，所以說話有分寸，句句有見識，不過火，不鋪張，提供事實真相，不滲感情因素，以生動之筆寫生動之事，憑他獨到的見識和豐富的經驗，從事實中求判斷。所以這本「新中國印象記」便是爐火純青最合理想的新聞著作之一。外國人對於中國的批評，往往的因爲傳統關係而曲解事實，有的粗看表面，專事恭維，這都不是最好的著作。麥雷氏認清事實，胸無成見，處處憑事實下斷語，所以他確認了「中國民族復興的事業在任何狀態下面都能進行，日本的侵略奇異地加速了這事業的進行，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但麥雷氏却認爲加速了中國民族復興的進展，這還不「奇異」嗎？他又

富於正義感的，對於香港外人和漢口外國外交官的態度時常表示不滿及揶揄。所以他的結論是「除了慷慨地援助無辜的中國」以外，「便無更好的方法來擁護國際法律與道德。」第一，他斷定了中國是「無辜」，第二，他代替中國呼籲，要求「慷慨」的援助。

他不諱飾中國瑣碎的弱點，但他認識了日本的「泥足」，日本兵士喝着統治階級「速戰速決」的迷湯而來中國作戰的。日本的「泥足」結果還能站得住嗎？他認定中國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不氣餒，不頹喪，這並不是替我們吹牛，他在「北戰場來去」一章中開頭就說：「要估計中國抗戰勝利的機會，我想先去親自看看中國人如何作戰。」他是看了以後才下斷語，他認為日本確實「佔領」中國的一大部分了，但這是僅指地圖上而言，他說中國的人力物力和持久力是無限止的，全國的一致和對最高領袖的誓忠確切不渝，最後勝利還會不屬於中國嗎？他的觀察和斷語給我們不少勇氣，也給我們一個自我檢討的最好的機會。

還有關於中國的軍事、政治及經濟力量是否能夠持久，作者常站在一個同情者的立場為中國擔憂，儘管是「杞人之憂」吧，淺見者流也許會感到「洩氣」的，然而目前的事

實表現正說明了中國的不斷進步，從千辛萬苦中爭取不斷的進步。

頃據報載，本書作者又爲意大利當局限令於兩星期內出境，憤怒嗎，同情嗎，都不必要。歡迎他到自由的天地裏嗎，在他是不屑爲之，我有筆如刀，筆的鋒芒是會在黑暗中放射的。意大利不能住，儘有可去的地方，看誰才是「世界文明」的叛徒。

在這本書行將出版的時候，我們適巧得着麥雷先生被逐的消息，該向他遙寄最大的敬意和慰藉。

最後，致謝於嚴正先生，沒有他的鼓勵與援助，這本書是無法出版的。

譯者 二十八年·五月·一日·世界勞動節

## 小引

「這一番中國消耗日本軍力的話都不錯，不過你對於中國究竟了解多少呢？」那位「老資格外交家」說。

「實在一點也沒有，這還不過是我第一次的來華哩，」我承認着。

「對啦，你不能僅從書報上了解中國的一切……再喝一杯嗎？」他說。

這是一個熱悶而潮濕的晚上，像忽了一個土耳其浴一般，我接受了他的善意。

「信堂，再拿點杜松子酒來，再一點清水，多放一點冰，」我的主人喊着。他又轉向我說：

「講到那些中國必勝的話，大都是從兩種人口中傳出來的，一種是無知的，另一種在感情上有了偏見。他們或是傳教師和僑居中國很久的外人，或是那些痛恨日本的急進派。中國的勝利當然是以上兩種人的願望。」

「傳教師們對於中國當然知道一點，但是對於世界的其餘部分，那就完全不懂了，他們怎麼能夠下判斷呢？他們是看慣了華人見了一個影子會逃走，不惜出賣國家和政黨的，

現在看見了幾個曾受德國專家訓練的華人，確實抵抗起來了，看見中國的領袖羣竟不賣國，不賣黨，這批外人發了昏，便說中國是無敵的。真是廢話！

「急進派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不能認識現實。」

「現在我已經了解了中國和日本，對於世界的其餘部分也知道了不少。我並不對你說日本人是無敵的，正像那天福根霍遜將軍（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所說的，任何一個西方的軍隊可以戰勝他們，不過中國人決不是西方人，他們實在從來沒有什麼軍隊可言，同時也不是一個戰鬥的民族，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每個人都只關心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庭，至於我們所謂的愛國心，離他們還遠哩。在廣州一帶的廣東人都不過是商人和洗衣工人，他們雖然會說大話，但是沒有什麼用處，廣西人和北方人也只能短期戰一下，遲早會自己鬧起架來，站出一個人來和日人講和，中國便會像馬戲場裏的篷帳撤去了柱子一樣地倒了下來。正像他過去一般。一個民族在一千年中也許可以更變的，但是假使你讀過泰席杜斯的書（*Tacitus*），你就會知道德國人從羅馬時代以來，並沒有改變多少。但說你能夠在一代或兩代的時間內改變一個四萬萬多人的民族，有誰相信呢？中

「國仍會像牠過去一樣，是一個水母，至少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仍然是水母，這種「新中國」的話真比廢話好不了多少。」

那位「老資格外交家」抽了一會小呂宋雪茄，又繼續向我說：

「可是你是一個老資格的新聞記者，沒有什麼偏見的——」

「並不見得，我是反對侵略的。」我覺得不得不插入這句話。

「無論如何你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急進派，決不至於因為你的同情而影響了你的判斷。有幾種軍隊你說是曾經見過的？六種嗎？好的，就到中國吧，到漢口去會會中國的領袖們吧，到前綫去看看中國的軍隊吧，到沒有開關的地方去見見那種舊式的中國士子，和那些從外國回來的漂亮的留學生吧，然後回來再告訴我，中國抵抗像日本那樣一個近代的大國的可能，我是能夠信任你的常識的。」

我對於他吩咐我的話，都實踐了。我會見了上百的外人，數百個華人。我到了漢口，也親見北戰場上的華軍，最後又經歷中國遼遠的內地飛返巴黎。我對於那位「老資格外交家」沒有一個口頭報告的機會。這本小冊子，就是代替我的報告的，這也就是我的判斷。

# 目次

|                 |   |
|-----------------|---|
| 譯序              | 一 |
| 小引              | 一 |
| 第一章 中國這水母翻動了    | 一 |
| 第二章 英國對華的門戶——香港 | 二 |
| 第三章 血染的廣州       | 三 |
| 第四章 四個重鎮的巡禮     | 三 |
| 第五章 一門俊傑的宋家     | 四 |
| 第六章 北戰場來去       | 五 |
| 第七章 中國披上了戎裝     | 六 |
| 第八章 日本改變了作戰的目標  | 七 |
| 第九章 士氣          | 二 |

|      |               |     |
|------|---------------|-----|
| 第十章  | 新中國底出現·····   | 一三九 |
| 第十一章 | 銅牆鐵壁的西南·····  | 一四〇 |
| 第十二章 | 飛往成都時的默想····· | 一五〇 |
| 第十三章 | 靈魂底獨語·····    | 一五八 |

## 第一章 中國這水母翻動了

中國和日本之間時斷時續的戰事，幾乎經過了一千三百年。西歷六六一年發生了日本第一次向中國的攻擊。齊明天皇派了香月將軍，率領二萬七千軍隊去攻取中國的保護國朝鮮。那時中國唐高宗在位，日本侵略者在仁川與唐軍發生海陸戰，結果日軍全部潰敗。以後兩國間和平了六百多年。下一次便是中國的忽必烈汗進攻日本，但是他預備進攻日本的無敵艦隊，正像西班牙的斐列大帝一樣，被颶風所毀。於是日本的胆氣益壯，屢次劫掠中國。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始得全勝，那時腐敗的滿清政府實際上是完全潰敗，不得不將朝鮮全部以及台灣割讓日本。在此中日長期相持期間，最顯著的一點，便是中國牢不可破的靜觀態度（好戰的元代君主不在此例）和日本不可挽救的黷武傾向。每次中國勝利，接着便是一個長期的安靜，每次日本勝利，接着便是一次新的侵略。換句話說，一個藝術科學泉源而為歷史上最愛和平的大國——中國，幾平常在防守的地位，以對抗全世界最黷武最驕慢國家之一的日本，而中國足以賴其龐大，財富和智力去抵抗牠。

一九三七年日本的進攻中國自然不是偶然的事。日本統治層見了一般父母將子女出賣給工廠或妓院，既然熟視無睹，對於利用麻醉品來奴役，並愚壓四萬萬以上人類的努力，當然也不覺得不道德了。總之，英國沒有把整代的英國孩子放在工廠裏剝削嗎？在一世紀以前，英國沒有強迫中國開放門戶，要牠接受印度的鴉片嗎？但是除了道德以外，選定這次新侵略的日期，便可以證明日本軍事領袖在計算上有某種時間的失算，日本軍事領袖的智力從來也不是最銳利的。因為這次侵略便表示了日本企圖將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變成不宣示的日本底完全隸屬國。但是這時候，非祇中國，便是其他的亞洲國家，像美索不達米亞、波斯、暹羅以及印度都已向勝利的西方人在前此的屈辱地位中抬起頭來了。歷史的潮流奔騰著，向帝國主義有力地衝去。

在中國積極從事民族更生的時候，日本還認為牠不配稱一個國家，還把中國極端愛國的領袖們錯認為腐化的政客，還把戴笠帽，帶雨傘，赤足的英勇的戰士錯認為被迫入伍或是貪婪的僱用兵。這種觀察上的錯誤在第三者看來是很清楚的，但是日本人的眼睛却被他們鉅大的民族的誇大所遮蔽了。他們都堅持着，中國應當及早使之淪入全部殖民地

狀態，中國不能有一點自己的工業，祇應當是日本帝國一塊取用不盡的原料產地和奴隸式的永久的顧客。

十九世紀中國之淪爲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並不是日本的錯誤，日本的士氣能使日本免去中國同一的運命是她的榮譽。屈辱華人，造成吸食鴉片，財政腐敗，割據狀態和行政不良，終使中國成爲經濟軍事之被獵者的也不是西人。引起不良待遇的是一種挑釁與辱弱，華人既會向外人挑釁，自身又屬異常孱弱。正像索可斯基（G. Sokolsky）在他頗引紛爭的亞洲導火綫（The Tinder Box of Asia, 1932）一書中所說：

「中國對外關係的歷史便是一串妨害外人生命財產的暴行，但外人却因此而獲得一種全不相干全不相稱的報酬。」

直到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外國非但已割去了中國的領土，像香港一般作爲殖民地，而且在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中已獲得了若干實際上等於割土的所謂「租界」，作爲貿易的中心。外籍人民保有領事裁判權，截留主要的收入，徵收永久的捐稅，佔有了中國一半以上的工業，對於那些貪污的官吏所不絕要求借款而提出的担保品有截留之權。英法俄德，

甚至葡萄牙，都控制了中國，而日本的勢力也逐年增大。

日本人也是亞洲人，既然幸運而避免了中國同一的運命，那末日本也許可以領導一個亞洲民族解放的反帝運動。但是他却選擇了勾結西方剝削者的路，而變本加厲。

一九〇〇年日本於平等地位參加了歐洲國家的集團，來「懲罰」中國的拳亂，這是牠所引以自傲的。一九〇四年日本爲奪取滿洲霸權而擊敗俄國。當全歐捲入戰禍的時候，日本佔領了德屬的領土。又於一九一五年強迫中國接受令人難以置信的「二十一條款」，其效力可使中國幾乎成爲日本金融家、工業家，以及軍人獨佔的釣魚場。在此二十一條件的五項中，中國被逼而接受了四項。這一切都似乎預備了日本來奴役那些孱弱的華人的。日本的軍隊佔據山東不少地區。俄國赤黨革命以後，西方的民主國都出來干涉他們過去的同盟國，日本便出來實行了一個認真而不智的企圖，就是想在遠東西伯利亞及滿洲成立由日本控制的「白」俄國。但是日本的計劃發生了一種出乎意外的障礙，那便是美國。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很久便是其他帝國主義者的肉中釘。實際上決定歐洲戰局和慫恿中國參戰的美國並沒有阻止了日本繼承牠所佔領的德屬太平洋羣島，但確實把日本已

經吞進的山東省擠了出來。兩年以後，美國的海軍實力佔了優勢，其優勢更有愈益增進之勢，因此美國當局才能使英日接受海軍軍縮條約，並使簽字國無條件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九國公約。

中國雖然因此而得救，但幾乎已入於無政府狀態。孫中山氏辛亥手創的中華民國已經分爲若干自相戰爭的省份，每一省都由一個「軍閥」控制。北京名義上的中央政府並無實權。後來又有俄國爲背景的共黨革命企圖發生，更增加了混亂。雖然那時候（二十年代的初期）「自由主義的」日本政府自以爲對華親善，但他們親善的形式還是借款，鼓動和利用那班「軍閥」們，俾無政府狀態益加擴大，正像在歐戰時他們利用後又推翻了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一般。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一個國共合組的政府出現了，便掀起一次廣大的排斥西人的風潮，後來成爲反共健將的日本那時却並無舉動，因爲這種風潮顯然適足以增加混亂的程度，而爲推進日本野心的必要條件。結果蔣介石氏和他的蘇俄支持者分裂了，那時日本便鼓勵浪費國家的精神和物質而與共黨作戰。但當蔣氏率部北進顯有統一中國之勢時，日本便恃其武力阻止他們進入滿洲，那時日人已有